

秘密 异想天开 古典风潮 文学 及其他

ODYSSEY OF CHINA FANTASY

# 九州幻想

www.9ZFUN.com

铁甲依然



九州新长篇

地火环城 潘海天

——狼已苏醒——

面人麻生 张晓雨

童言无忌 夏笳

记忆之囚 陈茜

英雄劫 井上三尺

到底平生多恨事 倾作青阳魂烈

# NIJLANDS

· 铁甲依然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九州幻想. 铁甲依然 / 潘海天主编.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104-2442-7

I. ①九... II. ①潘...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57733号

◎ 九州幻想 · 铁甲依然 ◎

作 者 : 潘海天 主编

责任编辑 : 熊嵩

封面设计 : 沈一仙

责任印制 :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 100037 )

发行部 : ( 010 ) 6899 5968 ( 010 ) 6899 8733 ( 传真 )

总编室 : ( 010 ) 6899 5424 ( 010 ) 6832 6679 ( 传真 )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 [frank@nwp.com.cn](mailto:frank@nwp.com.cn)

印 刷 :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00×1000 1/16

字 数 : 300千字 印张 : 18

版 次 :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04-2442-7

定 价 : 2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 ( 010 ) 6899 8638

# 我们想要的科幻小说

文/骑桶人

很久以前，读川端康成的《雪国》，末尾说到“银河哗啦一声，倾泻到他的心坎上”时，胸腹间猛然就凉透了，似乎真有一道澎湃磅礴的银河之水，汹涌而下，灌入我的胸口之中，充满了它，如水银充满铅的瓶。

后来读《银河英雄传说》，却觉得自己所想象的银河，不是这样的啊！那些征战杀伐，那些俊男美女，那些勾心斗角……那些星星，在黑的天穹上闪烁，如钻石，如萤火，如果真有征战杀伐，必也是以一种我们所不能想象的方式存在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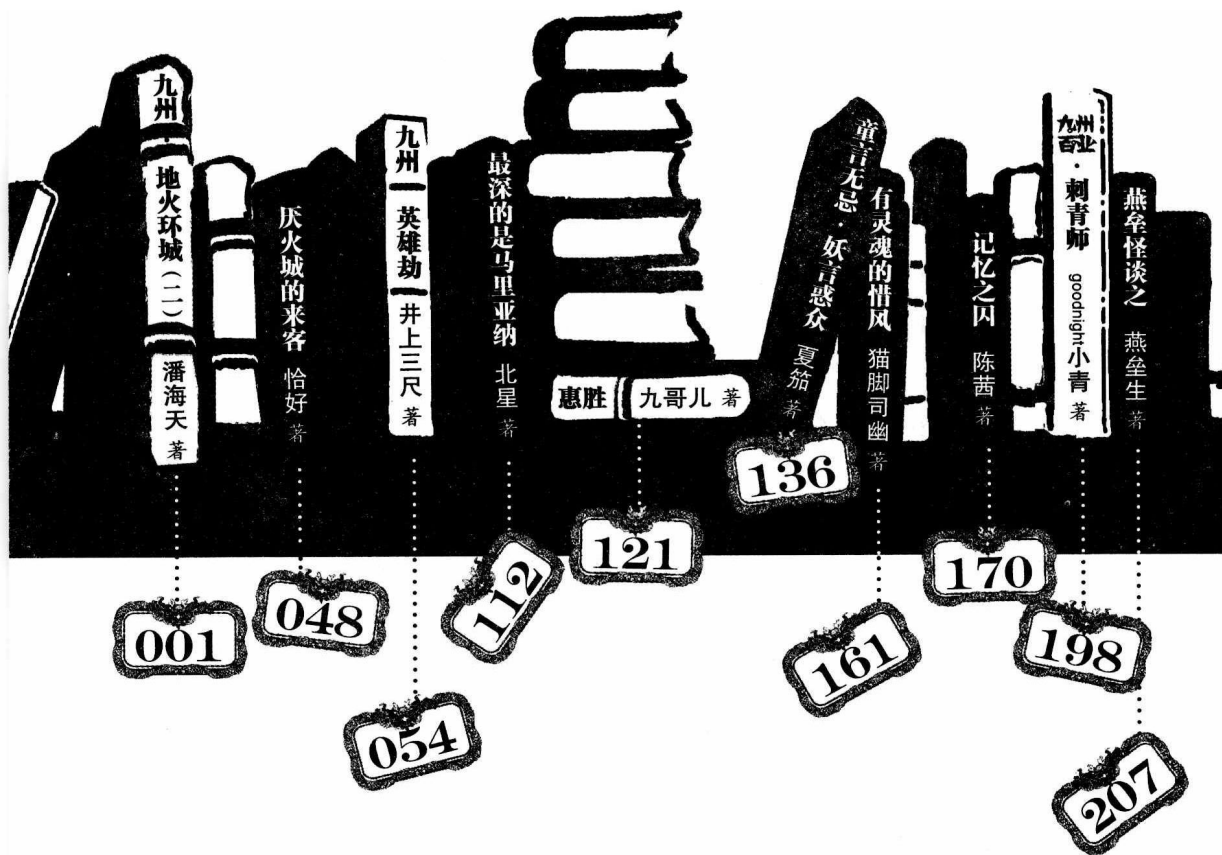
《基地》和《银河系搭车客指南》，一直都计划要看，却一直地往后推，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要睡觉，要吃饭，要谈恋爱，能拿来看书的时间真是太少了。

后来看《三体》，就觉得这里的银河有些接近我想象中的了，那些歌者，那二向箔，那些面壁者，当水滴把地球的飞船一个一个像子弹击穿奶酪一般地毁灭掉时，我有一种罪恶的快感。

科幻应该有一些轻质的东西，这东西是如此地轻，以至于翅膀都不能形容它，因为翅膀都没有它轻盈。它是如此地轻，仿佛已经轻得近于无形，我觉得科幻之于我们，应该如同音乐之于灵魂，灵丹之于道士，解脱法门之于和尚和爱情之于少女；然而又不仅止于此，这轻盈又不仅止于将我们带到星星之上，让我们回望地球的渺远，感叹宇宙之浩瀚，这轻质的东西，更会让我们有勇气重新下落，如同回到拉萨一般地回到地球，这蓝色的小小火焰，脏污却美丽，是我们无法摆脱的故乡，亦是我们无法摆脱的肉身。但回来的我们将不再只有痛苦，更有平静、幸福和对命运的反抗与认同。

这就是我想要的科幻小说，如果你有，请你给我！

# Contents 目录 | 龙渊书架



凡向《九州幻想》投稿的作品(含文字与图片),投稿人必须保证拥有该作品的相关著作权。如有侵犯他人权利,投稿人承担全部责任。《九州幻想》对刊登的作品有编辑、修改、汇编权,以及单行本出版、海外授权出版和游戏动画漫画影视改编的优先权。《九州幻想》支付的稿费中已包括获得上述权利,以及自行使用或授权合作伙伴以网络或无线增值业务、制作周边商品等方式使用该作品的费用。凡刊发作品与图片因故未能联系的原作者,敬请及时与《九州幻想》联系,以便奉寄样书及稿酬。详询relate@9fun.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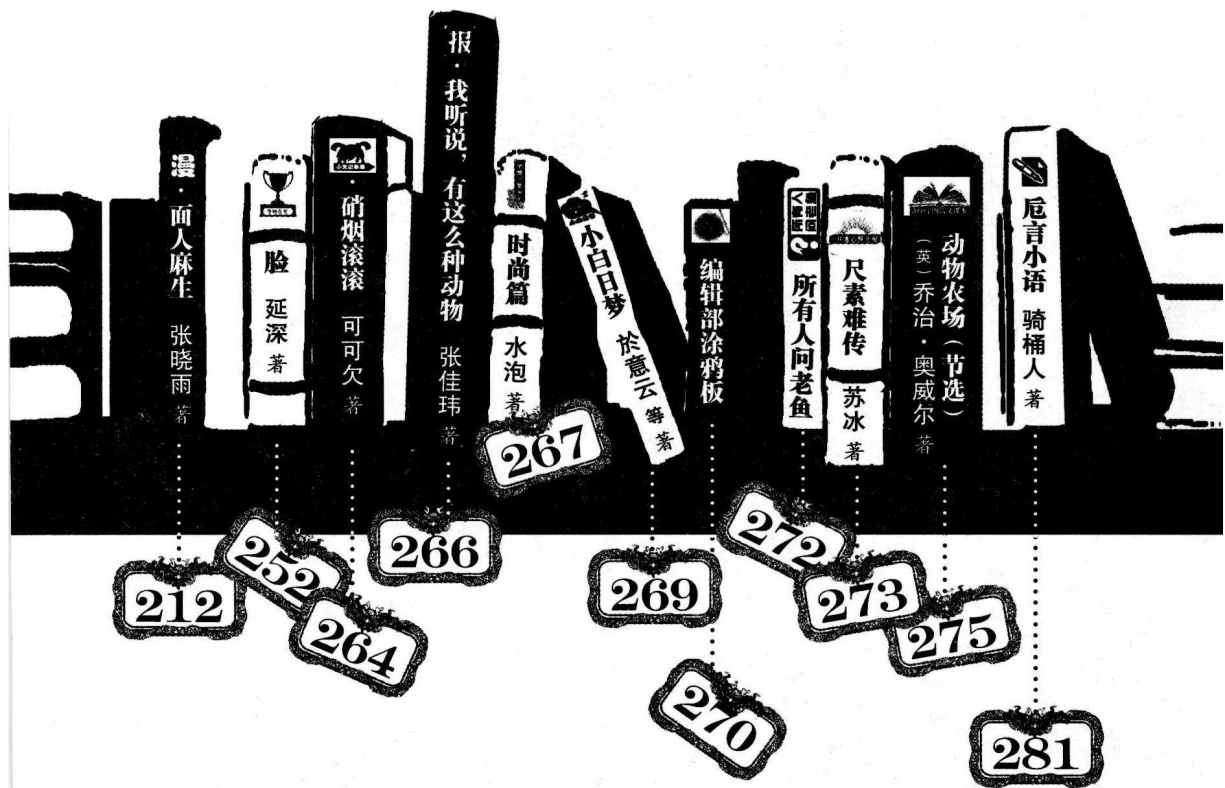
✉ 编辑收稿邮箱:

👤 骑桶人: qitongren@foxmail.com

👤 恰好: Lbfqiahao@live.cn

👤 老鱼: Oldfish9@live.cn

👤 可可欠: cocoqian@9fun.com



✉ 投稿邮箱: [novel@9zfun.com](mailto:novel@9zfun.com)

📖 投稿详情请见: <http://bbs.9zfun.com/thread-6177-1-1.html>

😊 读者反馈: [fans@9zfun.com](mailto:fans@9zfun.com)

🤝 业务合作: [relate@9zfun.com](mailto:relate@9zfun.com)

🌐 官方网站: <http://www.9zfun.com>

🐦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lorenzo>

👤 人人网主页: <http://page.renren.com/600003011>

📖 豆瓣小站: <http://site.douban.com/107554>

🛒 官方淘宝店: <http://ninlandstaobao.com>



# 地火环城

(二)

文/潘海天 图/靖与 神仙

前情提要：

早魔肆虐下的矿工之城火环城面临着资源枯竭、食物匮乏的困境，面对天灾，夫环与阿络卡作出了不同的选择，阿络卡认为应该向远方寻找新的居所，而夫环强烈反对这种背叛之举，他希望继续往下挖，寻找更多的矿产资源。与此同时，远在天启的皇帝龙鹰者派来使者，向火环城发出征召，要求火环城河络参与对澜州反贼的征讨。未曾想到，龙鹰者的使者竟同时是一名刺客。

### 3

石头凿刻的羽蛇把头悬在火山口上空，仿佛传说中三千年一饮水的大蛇，探身在它的水杯上。

蛇牙下的城门紧闭，只有蛇眼处透出阵阵红光，那是铁匠们在为修缮城门口上的杀人孔而忙碌。蛇眼是观察口，也可以在战争时护卫城门，向下倾泻箭雨和烧红的铅液。

铁匠学徒阿瞳也在那儿。他的工作是照看炉火，在其他的铁匠回地下隧道去搬运铁料的时候，他就蹲在风箱边，盯着炉火发呆。

河络的一生与火结缘，他们的生命里，有许多时间要紧盯着炉火，或工作，或思索，或发呆。

所有的火都被视作神圣的，不仅是在物质层面抵抗黑暗与寒冷，也在精神层面洗涤和净化河络们的灵魂。火能够抵抗黑暗与寒冷，可是影子也伴火而生，所以河络对光明和黑暗的理解异于它族，他们深知死亡与败坏的势力是如此巨大，无处不在，以及，总是与光明相伴。

天火是众火之火，是火的源头；炉中火是河络的智慧和勇气的印证之路；而火山下掩藏的地火，则是不灭之火，是创造之神的炉火。

他们围绕着炉火而生，围绕着炉火工作，围绕着炉火聆听长辈的教导，也围绕着炉火讲故事。

这些故事总是和着炉烟升起，总是与各种河络兵器、残酷的战斗、地下怪兽和幽灵相关。

阿瞳依偎在温暖的炉火边，想着那些故事，刚想打个瞌睡，突然传来一声呼喝：“——小铁匠，闪开！”



他的脚被人猛踩了一下，他刚抬头“喂”了一声，就看见一个身影拖着另一个人，一阵风似的掠过他身边，从蛇眼里跳了出去。

阿瞳大叫了一声，跳起身来，却把火炉带翻了，火炭滚了一地。他顾不得看火炉，先趴到窗口往外看，那两人没有掉下深渊，而是踩在蛇眼眶的边沿上，正转身上攀爬，翻上蛇的上眼眶后，一前一后地就顺着蛇眉骨斜坡向上颚方向爬去了。

太阳把他们的身体边缘打得一片闪亮，大团的阴影正好落到阿瞳的脸上，他把眼睛眯成一条线，看见长长的影子在陡峭的石坡上就像猴子一样敏捷，另一个稍矮的身形则犹犹豫豫，一步一滑，看上去很是惊险。

那是他的伙伴们，小魔女一般的师夷和……

“沙蛤？”阿瞳吃了一惊，不相信平时那个安静胆怯的沙蛤会跟着人见人怕的师夷如此亡命。

此时师夷已攀上蛇头，掉头回望从蛇眼里探出的惊疑而苍白的脸，露齿一笑：“别告诉人啊。”她的话音又温柔又诱人，阿瞳看着她的眼睛，不觉一阵眩晕，把头缩了回去。

师夷又揪了沙蛤一把，“快点，跟我来。”

“我……害怕。”沙蛤说，他很少到地面上来，蛇头上的空旷让他害怕，脚下的深渊更是让他恐惧。他想不起来自己怎么被师夷怂恿着跑到了这里，如今风打着旋，掠过他身边，又窜到黝黑的深渊上，在那里呼啸打哨，使他连回去也不敢了。

沙蛤蹲下身子，死死地抓住石缝里长出的草根，“我们会掉下去的……”

“别胡扯了。”师夷轻轻一笑，突然双手一撑站起，在羽蛇的额头上踮着脚尖，跳起舞来。

她将裙子撩在腰带上，露出两条光洁的长腿，轻巧地旋转，好像风中的叶子，好像火中的精灵。在滑溜狭窄的石头上，她跳得没有一点声响，那是刀尖上的舞蹈，脚边就是万仞深渊。她的双足洁白无瑕，踏在被雨水浸黑的青色石头上，柔韧细长的头发甩了起来，好像一团青色的火焰。

“不能跳……”沙蛤喊了半句，被自己的心跳噎住了。他心里明白，她丝毫不畏惧被踩在脚下的这座蚁穴城池。

火炉边的故事里说过，还在地下城奠基的时候，有一位河络少女被投进了永恒的地火之眼，以祭祀地下那些被遗忘的幽灵。少女的名字早已失传，人们只记得她非常美丽，善于舞蹈，于是火环城里有一条奇怪的不成文法令，除了地火节那天，不许未成年的少女在火山上海上跳舞，因为无论何时，只要有少女跳舞，整座死火山就会战栗不已，从地下到火山顶都会摇摇欲坠。除了地火节那一天——那一天，禁忌消除，所有的人都要舞之蹈之，迎接光明和火焰的到来。

羽蛇的头部悬在火山口上微微摇晃，也许是一次小的地震，也许只是沙蛤的想象。

她的舞蹈那么动人心魄，仿佛一把利刃在一点点割开他的心房。沙蛤用胖胖的手掌遮住眼睛，不敢看了。

师夷还在跳着，大声嬉笑着，她明白自己的魅力，她喜欢利用这一点去怂恿男孩，让他们去做傻事，至于后果，她从来不在乎。

与其他的河络不同，师夷清晰地记得自己的母亲是谁。她母亲从不参与河络的群体生活，总是独自行动。四年多的时间，她把小师夷藏在一个干涸的小水窟里，拒绝将她送入河童殿。她偷偷地喂养她，给予了毫不逊于人间母亲的雨露和关爱。不能让女儿享用河络的集体饭食，她就从森林里带回来榛果、蘑菇和蜂蜜，种种散发野外气息的食物，嘴里还哼着一支异族旋律的歌谣。

有一天她带着弓箭出了门，再也没有出现。四岁的小师夷一个人留在黑洞穴里，像小猫那样哀叫，直到饿得几乎失明，才被火环城的河络矿工发现，送入河童殿。

等她稍有恢复，大孩子们就开始欺负这个陌生的小姑娘，嘲笑她是有爹有娘的孩子——在河络中，这是恶毒的粗话——直到她咬下块头最大那名男孩子的一块耳朵后，地位才得到确认。她母亲教会她的东西虽然不多，但与河童殿里的小孩学的那可是截然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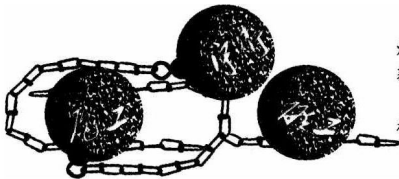
保姆们试图将她纳入原有的圈子，只是隔阂已经形成。孩子们围绕着她，躲闪开一段距离，像是蚂蚁躲开蚁虎的洞穴。

保姆们饿她，关她禁闭，她冷眼以对，从未屈服。从保姆的眼神里她也看得出来，她们怕她，她们怕这个野性已成的小女孩，虽然将她养在河童殿，但心里头未必承认她是火环城的孩子。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成年礼的那天，所有的河络孩童都得到了烛阴之神的祝福，但她没有得到那枚属于自己的铁球。

她是个没有职业的头络。

对于河络来说，职业就是生命的一部分，没有工作、游手好闲、无用都是大罪恶。



在成年礼前，苏行们会将刻有小河络名字的铁球倾倒入烛阴山丘一样高的背部豁口中。整整三天三夜的时间里，即将获取神示的铁球就在烛阴漫长的肚子中打着转。

等到铁球从烛口中喷出，就会多了一行曲折细小的字，标明了每个人适合的行业。

那些字好像刚刚被火热的刻刀刻上去，还流淌着青烟。

于是离开河童殿后，躲闪又变成了大火环城里的游戏。在路上遇到她的火环居民会闪躲开目光，避到道旁，等她过去再回到路当中，一副不敢靠近、仿佛怕被她沾染上肮脏或者懒惰习性的模样。

师夷讨厌那些人躲闪的目光，讨厌这座常年不见阳光的城市，讨厌河络的生活。这座城市再拥挤，再热闹，对她来说也是荒漠。

她用自己的方式猛力回击僵硬的四周。

她堵河络们的烟囱，往淬火的水里撒麦麸，往陶工的泥胚上撒土，往墨斗里倒鱼胶，摇晃正在酿酒的酒坛——据说这样喝酒的人会头晕。各行业里有什么禁忌，她就做什么，直到变成火环城闻名遐迩的魔女。

城里还有足够多的无趣青年，师夷挨个逗弄他们，好像黄蜂戏耍青虫，姑且算是石头监狱里的调味。

她不属于火环城。她不明白也不愿意去理解河络的生活方式。她知道自己终有一天要离开这儿。

她母亲所唱的歌谣在师夷的记忆里只剩下片段了，在歌里，冰川之下白色的莲花开放，山脉一样高大的巨人骑着厚毛坐骑，在冷得能把眼睛冻裂的天气里飞驰，青黛色的天空中飞鸟好似洪流，明月之下飞翔的羽人带着弓箭掠过，还有大海一样辽阔的草原，牧人放歌游荡，永远也走不到尽头……

那些才该是梦想中的生活。那些才该是她的家乡。

但她不是工匠，也没有参加地火节的权利，更无法取得游历的资格。

她永远也走不出这座死火山。

除非她另想办法。

有一次她和阿瞳，那个小铁匠，在地下森林的大树下嬉闹，阿瞳忍不住好奇：“听说你母亲爱上了一个异族人，所以不愿意把你送到河童殿，是真的吗？也许她还想带你去找他呢吧……”他的话还没说完，突然喉头一痛，师夷将一柄锋利的鬘子顶在了他的喉咙上，她笑容依然明艳，靠近他的脸侧，没有商量余地地告诉他：“再问这个问题，我就杀了你。”

阿瞳瞪大眼睛不错眼地看着师夷，一丝血线从他的脖子上流下。他知道她不是在说笑。

师夷看着他无辜的眼神，突然间又后悔了。阿瞳是火环城里她少有的朋友之一，而且，他是个铁匠学徒呢，还帮她制作铁翅膀。

只是，他也不了解她的愤怒，不了解她的感觉。

河童殿里的人告诉她，她母亲进森林狩猎，走后三天，雷眼山脉变成了白色山峦，暴风雪覆满了越北。河童殿的保姆说，她母亲一定是死了。

师夷从不相信这点。火环城没有猎人，但她母亲有异族人传授的狩猎技巧，懂得分辨猎物的足迹和粪便，懂得看树叶分辨方向，她小心谨慎，分得清猎物和猎人的区别，她在森林里如鱼得水，她才不会死。

那她为什么不回来呢？

冰冷的静夜里，师夷只要想到某一种可能，就痛苦得辗转难眠：如果她母亲有了发现她父亲踪迹的可能，是否会抛下她离开呢？

火苗在她眼睛里燃烧，亮闪闪的鬘子尖挨着阿瞳的颈动脉，她的手抖动得很厉害，阿瞳屏住呼吸，一动也不敢动。他真的以为自己会死在师夷的手上。

师夷突然一低头，亲了亲阿瞳脖子上流下的血，然后昂起头高叫：“走，我们去试你打造的那只笨翅膀！”

地火节里她从不跳舞，仅仅因为跳舞在那一天里已不是禁忌。

好几年的地火节里，她都拉着阿瞳爬上死火山顶，在又大又圆的月亮下试验他们的铁翅膀。

铁翅膀是师夷设计的。

她用弓箭和套子杀死大候鸟——野鸭、天鹅或者信天翁，研究它们的翅膀构造，然后告诉阿瞳要怎么打造。

“羽毛要打得再薄一点，再薄一点……这么重怎么飞得起来。笨蛋。”

阿瞳挥汗如雨，抡着大锤，一片一片地打羽毛。每根羽毛都要有羽根、羽轴和羽片，每张翅膀要有二万三千支羽毛，阿瞳就耐心地一支一支地捶打。

铁兵洞的工作繁重，阿瞳就省下吃饭和睡觉的时间做这些羽毛。他没日没夜地打制研磨，把每一根羽毛都用砂纸磨得又轻又薄，就连师夷也想不通是什么支撑起他的热情。

他用坚硬而中空的百炼钢做骨骼，用白亮而轻盈的白铜做羽毛，用柔韧而耐磨的红铜做关节，阿瞳的眼睛熬得通红，而黑色的肱骨、桡骨、尺骨以及排列其上的正羽悄然成型。

地火节是河络结束地面劳作的日子，也是沉寂的雷眼山起风的日子，大风咆哮，宣告秋天的来临。



这样的铁翅膀，用坚硬而中空的百炼钢做骨骼，用白亮而轻盈的白铜做羽毛，用柔韧而耐磨的红铜做关节，师夷的要求很简单，要更轻一点，要再轻一点，否则怎么能飞翔呢？

师夷从来不肯让阿瞳顶替她试飞。

风里会传来远方的气息，那气息既陌生又遥远，但是师夷自己的胸中，就活着大片陌生的鸟群。

她站在大风汹涌而来的山坡上，举着绑扎好的翅膀，好像站在通往家乡的门槛上。

森林在远远脚下，看着像是小灌木林，月亮好像一枚银币在她手心里燃烧。

为了减轻重量，她把身上可以卸下的东西全都卸下了，穿得十分清凉。

除了一个铁镯子。

那枚铁镯子黑漆漆的毫不起眼，是一条衔尾蛇的造型，却是她母亲留给她的。

她把手镯套在上臂上，好像一个臂环那样戴着。精细的小鳞片闪着微微泛蓝的乌光，稍稍扬起的蛇头上镶嵌着一对红色的宝石眼睛。

小铁匠脸色微红地转开头，不敢看她。

“我要飞我要飞了，”她高喊着，“我要飞到月亮里。小铁匠，如果我飞不到那儿，说明你的铁翅膀是个烂东西，你就不要再当铁匠了。”

“怎么可能飞到月亮里，”阿瞳有点惊慌，“那么远，你找个近点的目标行不行？比如山坡上那块石头？”

“不行！只能飞到石头上有什么用？我还不如走过去呢。”

一阵大风掠过，师夷腾空而起，贴着山坡向下方飞去。有一小会儿的工夫，她身轻如燕，真的随风而起，把坡上的石头丢在了身后。可当她刚刚想向更高一点的地方滑翔而去时，突然一个倒栽葱，从半空中落了下去。

阿瞳冲了下去，从折断的草木中把她拖了出来。

师夷的耳朵被断枝划破了，往下滴着血，但她毫不在意：“再来再来。”

她一次次地试着从山坡上往下跳，一次次地摔下来，摔得一旁观看的阿瞳面色苍白六神无主，“你不要再试了好么？”

“什么啊，还没到月亮的一半呢。”她从来不叫痛，不退缩，还没从地上站起来就喊，“你看到没有，比刚才近了一点点哎。”

阿瞳难以理解她那么强烈想飞的欲望，就像她难以理解他为什么这么玩命地打造翅膀一样。

“在我的家乡里，所有的人都会飞。”

“你的家乡……”阿瞳摸着自己的后脑，“不是这里吗？”

“笨蛋，你会飞吗？”

“我……不会。”

“那就是了。快，再来。”

这一次师夷摔得很厉害，好像陨石一样从半空中掉下来，滚平了一大块草坡，躺倒在地一动也不动。阿瞳吓得魂飞天外，一路滚了下去。

师夷闭着眼睛不动，额头上滴着血，伤得不轻，不睁眼就说：“坡太缓了，风太小了，或许，我要更强壮一点就能飞起来了。”

等她睁开眼睛，看见阿瞳蹲在一边，正望着断裂的翅膀发呆。翅膀折断了，那些耗费了无穷光阴打磨的羽毛散落一地，撒落得满山坡到处都是。

师夷爬了起来，抖了抖衣服，从肩膀上取下沾着的一片羽毛，羽毛已经压折了，她松开手，被风一吹，就卷入了火山口里，看不见了。

“啊，今天飞不了了。”

“嗯，一定是翅膀太重了，”阿瞳说，“我会改，我会再改，等我改好了我们再飞。”

“我的家乡啊。”师夷叹息着说，坐了下来，望着月亮发呆。她的血管里奔流着飞翔的血液。她的父亲就是个会飞的人啊。也许，等到她也学会飞翔了，她看上去就不会这么像个河络了，他会认出她来，会回来找她，而她母亲也就会跟着回来了。

一年一年的地火节过去了，她的身体倒是更强壮了，可是也更重了。

多少次，师夷都想过，也许她根本就不需要翅膀，阿瞳打造的翅膀再好，也是铁的翅膀。那么即便真的飞到了云上，是翅膀在飞，还是她在飞呢？

也许她再胆大一点，试着从羽蛇头上往下一跃，也能真的飞起来。她一次又一次地爬到羽蛇头上，望着下面大海碗一般的地下森林发呆，但是这一切，沙蛤又怎么知道呢？

“才没有什么少女幽灵，看我说的，没事吧。”师夷最后轻盈地一跳，跳到蛇上颚边缘，在那里做了一个双手倒立。

沙蛤阴郁地说：“不相信幽灵，这是不对的，我们会被诅咒。”

“让它们去诅咒吧。”师夷大喇喇地说。她放肆地大笑，露出了一口尖尖的白牙。

沙蛤又担心地问：“在这儿，不会有人看到我们吧？”他总是瞎操心，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

果然师夷眼睛一挤，又要开始嘲笑他。

可是在这当口，一只两尺来长的草原地蜥突然闯了出来，它用凶狠的黄色眼睛盯着沙蛤看了一会儿，骄傲地昂着头，嘴里叼着只大甲虫。

“小呆？”沙蛤愣了一下。他认识这只蜥蜴，它是师夷的宠物。作为一只长脚蜥，小呆实在是太呆了，而且什么都能吃，甲虫、耗子、蜗牛、莴苣，就连沙蛤也怀疑过它根本就不是一

只蜥蜴，而是某只伪装成宠物的婪蛇。

“小呆，你从哪里搞到的这东西？”师夷惊讶地问。

这时脚下的城门口处传来一阵嘈杂，然后是射牙大婶那可怕的嗓门覆盖了一切。

射牙大婶是火环城的中流砥柱，殖场的当家柱，隧洞里所有蘑菇和甲虫的繁育都归她来统管。她身型壮硕，吃苦耐劳，骂起人来中气十足，有一种长期负荷重担后的执拗与顽强。

“完了，快躲起来。”师夷喊，她左右一望，带着沙蛤朝着孤零零立在山顶的观象塔跑去。

观象塔的底层木门虚掩着，师夷和沙蛤一起探头往里看，室内弥漫着新腾起的灰尘和纸张腐朽的味道，沙蛤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观象台的底层是个高大的藏书室，四壁和中央都竖着高高的书架，升入黑暗的顶部，每个木格里都堆满了一卷卷的卷轴、天文图纬、古书残卷，还有刻在竹子和石头上的古书，书架围绕成迷宫，看着有点像个大鸟笼。关上门后，只有微弱的光线从拱形天花板下的狭窄窗口里照射进来。

“她会找到这里来吗？”沙蛤担心地问。

“小铁匠不说就行。”

“他不会说出去的。”沙蛤摇了摇头。

“你认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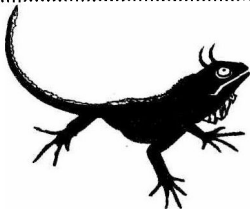
“他是我朋友，我经常帮他包扎伤口。他不会说的。”

师夷撇撇嘴：“可是他一说谎就脸红，瞎子也能看出来。”

“这里有这么多的书？”沙蛤从书架上扯出了一本书，那本书厚得好像铁砧，封皮腐朽了，但仍然可以看出原先是质量上好的厚羊皮。沙蛤只是用手指轻碰了一下，书卷就自己抖动起来，将暴雪般的尘土抖落一地，显露出封面上用蓝墨水画着的一张狰狞的人脸。它仍然在变幻形状，仿佛有只咆哮的灵魂被禁锢其中，要挣脱出来。

沙蛤小心翼翼地将它打开，读了起来。他抱着书的样子，好像能在那里读上一个白天。

“这书有什么意思？”



作为一只长脚蜥，小呆实在是太呆了，而且什么都能吃，甲虫、耗子、蜗牛、海藻，就连沙蛤也怀疑过它根本就不是一只蜥蜴，而是某只伪装成宠物的婪蛇。当然他不能这么说出来，除非他敢于面对师夷凶狠的眼神。

“……很有意思的记载，一本关于火环城历史的书：这里说木棉树是妖树，在夜里会四处游荡，生长在火山口下的木棉树闹得尤其凶。火环城的木大师不得不组织人马，将地下森林里的木棉树尽数伐倒，结果它们枝叶抖动，大声哭喊，每一斧下去都鲜血飞溅。所以在今天，雷眼山南北两麓遍布木棉树，但是我们的地下森林里一株也见不到。

“书上可以告诉你很多事情，看这一页，这里写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地上动物是大风，比大风还要大的是虬鱼，但是密勒巴师尊目睹过的巴蛇比它们要大得多……书很有用……”

师夷也随手扯了本书，她拎着书脊，书的松脱部分不停地往下掉落。

“呀，要小心这本书了，它太古老了，需要重新装裱。”

“对于书，我有更好的使用方式，”师夷轻笑一声，“它们用来点火很不错。喂，你们厨房不正需要引火物吗？”

沙蛤闭了下眼，不忍看到那本书被师夷扔过整个藏书室，飞到角落里的神情。

“千万别在这里点火，”他警告说，“这些书太干燥了，很容易点燃的……这里是老瞎眼们的藏书塔，前后七代巡夜师收集的东西，一定有好多宝藏呢。”

“这里有个木楼梯，可以往上走的，藏书塔还有两层么？”师夷好奇地顺着楼梯爬了上去，推开一个木头顶盖，消失在塔里。

“嘿，别留我一个人在这儿。”沙蛤说，四周都弥漫着古旧的气息，连他的喊叫声都变得压抑了。他不敢出门，只能跌跌撞撞地跟着爬上那架又陡又窄的木梯，钻入黑暗中。

这一层塔里完全没有窗户，只有四面铺开的黑暗。师夷已经不知去向，沙蛤站在楼梯口，不太敢动弹，突然间听到左近有人的气息，呼吸粗重，好像生病了一样。

他伸手去摸，摸到一个裸露身体，皮肤滚烫粗糙，不可能是师夷。

他大叫了一声，想要逃跑，却猛然间天地翻覆，被沉重的一击打倒在地板上。一个可怕的重压压在了他身上，他的肋骨嘎吱作响，几乎要被压断，咽喉处像是被老虎的利爪攥住，越来越紧，越来越无法呼吸……他拍打地板，想要喊救命，但就连半个字也吐不出来。

## 第四章 靡不有初

### 1

铁腿戎卡满心不愿意地背着沉重的十字弩，站在一块突出路基的怪石顶上。

他的脚下，就是那道大裂谷。贴着峭壁的小道上，背着绳索、木条、铁钉的矿工和木工络绎不绝地穿行，锤打和敲击之声不绝于耳。一条可供冲车运行的木头轨道正伸展而出，木桥和栈道在两道绝壁间往来交错，好像一条骨节突露、蜿蜒盘绕的大蛇。



大规模的挖掘开始了。

阿络卡一走，夫环的命令就成了唯一的命令。火掌舒刺立刻明目张胆地调配人手，铁腿戎卡所在的小队也被调配到大灰环下担当护卫之责。

一群木匠背着大木方从铁腿戎卡的脚下路过时，一名工匠的背带断了，木方掉落一地。趁他重新绑扎背带的时候，其他的木匠坐下来擦汗休息，吸上两口菸果粉或者冰尘。

为挖矿而服务的木匠是单独一类工种，被河络们称为“锯木狗”。他们要搭建栈道和冲车道，还要跟随挖掘巷道的矿工前进，树立支撑巷道的支架。新挖掘的巷道通常都会很窄，以便减少支架的数量，但频发的地震来临时，他们又会恨支架太少。

铁腿戎卡百无聊赖地移动着重心，那些锯木狗的闲聊钻入了他的耳朵。

“为什么大家这么怕他？任何命令都得不折不扣地履行？”

“你太年轻了，没有听过夫环的故事吧。”

说故事的那名锯木狗很老了，是个灰胡子灰眼睛的老家伙，不慌不忙地啃着他的午饭，半块大木薯，又喝了一口鼠皮袋里的水，才慢悠悠地讲了起来。

火环城的前任夫环是铁骨奥司，他在缚龙城之役阵亡，临死前将火环城的安危交付给熊悚。熊悚被迫放下心爱的矿工镐，捡起盾牌和长镰，披挂上阵，立下誓言保护——这座养育了他的城市。

其时各势力犬牙交错，战争异常残酷，四面都有被马贼和蛮人游盗攻陷的城市，一百里外的风蛇部落地下城被攻破，全城都被屠灭。有时候站在火山顶上，就能看到顺着河水漂下来的许多尸体。

火环城的精兵损耗很大，只留下老弱妇孺和一些杂兵，熊悚更觉压力巨大，带着矿工兄弟没日没夜地挖掘工事。有一天快马驰来，带来一条消息：透水河要下来一条船，船上和风蛇部落仅存的难民——从河童殿抱出来的一百五十名河络小孩。

熊悚喝令打开水门，准备将那条船迎入地下河中，同时用耳鼠向驻扎在回风山口附近的天启盟军送去讯息。透水河离火环城很近，只有一条秘密水道可以通入火环城的地下河。火环城的其他入口防御很严密，不易攻打，如果回风山口的天启盟军派出军队，前后夹击，万山之宗的军队虽然强大，也不敢正面进攻火环城。

那条船只要能进入地下河，孩童就能得到安全。

可是那天夜里，第二匹快马赶到，筋疲力尽的斥候说了“影月血咒”四个字，就倒地死去。他的背上插着一支箭，白色雕羽尾翎，是草原人的箭。

熊悚紧锁眉头。蛮舞月奴的大军多半来自于北方蛮族部落，那个残忍的种族信奉在战争